

# 風景、建設、帝國圖——館藏東臺灣叢刊

文／陳瑞益（國立臺灣圖書館企劃推廣組專案助理）

在國立臺灣圖書館網站的「臺灣學數位圖書館資料庫」，輸入「東臺灣」關鍵字找尋館藏資料，不乏在官方叢書與刊物中，發現日治時期臺人或日人對東臺灣風景的吟詠。

例如《臺灣地方行政》第八卷第五號刊載計良大介〈東臺灣行〉：「無止境蜿蜒三十里的斷崖上，沒有盡頭似地，來到這條臨海道路／遙望太平洋，千尋絕壁之下，奔跑其上的我，生命如此悲涼／奔流於絕壁下，立霧溪轟隆咆嘯的聲響，奇岩彷彿被吞噬／如同刀削般聳立一千二百米，這大斷崖是／巍然屹立在大空的屏風岩，在其山麓，落下兩條分岔的瀑布／搖晃著走過山月橋，俯瞰百米深的谷底，縱然盛夏也不寒而慄」，描述臨海道路的行路步伐，俯瞰太平洋，耳聽立霧溪，從風景中雜揉自身悲涼的感懷氣氛。

《專賣通信》昭和五年四月號刊載臺南仕紳黃欣〈由花蓮港入臺東〉：「奇萊為客幾人同，一拂征衣東又東。漫向西山愁落日，斷霞高照半山紅。」描述由花蓮走入臺東，在壯美的奇萊山邊度過晚霞的時刻，紅光滿天的世界籠罩著人與山，益發感到哀愁之情。

事實上，我們不難從中發現東臺灣的風物景象，逐漸滲透到日治時期人們



▲《臺灣地方行政》第八卷第五號，1942年5月。

的世界觀。正因為逐漸了解東臺灣，甚至親自到過東臺灣，作品中呈現的不只是單純的記號，而是人與地域的共鳴共感，由此詠物抒情。

1932年發表於《臺灣自動車界》，署名「南風生」的作者甚至以花蓮港作為舞臺，撰寫モデル小説（影射小說），以想像力穿鑿附會，勾畫火辣激情的戀愛物語。這篇作品不單是東臺灣遊記，或東臺灣的借景抒懷，更將實存的東臺灣與虛構的故事交互重疊，打著南國灼熱綻放的戀物語雙蝶之題，刺激讀者對東臺灣的感官經驗。

東臺灣地域風景為什麼會逐漸進入日治時期民眾的世界觀？實源自殖民政府對東臺灣的拓殖建設。換句話說，若非殖民政府對於東臺灣的調查、拓墾與建設，人們很難想像橫亘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中的地域，遑論以此書寫文學創作，正因逐漸探查東部地域的內與外、虛與實，其風景才並非僅是模糊的空間與記號，而是存在於心，發出於懷。



▲《帝國圖：臺東》，1933年11月。

◀《待開發的東臺灣水力資源》《臺灣電氣協會會報第十四號》，1938年12月。

在館藏東臺灣叢書、刊物與報刊中，不乏論者針對公路、鐵道、海港、電信、村落、水力資源等基礎建設進行討論。例如《臺灣電氣協會會報》在1938年刊載〈待開發的東臺灣水力資源〉影像，可看見為東部開發，人員在重疊險峻的山巒間調查水流與溪流，留下東臺灣水力調查的珍貴史料。

此外，1933年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出版的花蓮港及臺東帝國圖，經由測量部詳盡的圖繪，東臺灣的港口、街道與鐵道，樹林、村落與市街，神社、學校與病院，全部成為可視化的對象，反映出日本帝國30年代於東臺灣的治理，透過科學化的測量技術全盤掌握，幾乎沒有模糊地帶。

從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報刊雜誌的論者，時常討論鐵道的不便，因而需要再修築與強化；也看到東臺灣地區對於海港的仰賴，因為陸路的不便，致使港口和漁場的繁盛，較能形成人口集中的街區。同時，沿著帝國圖來看，也能知曉

前述所引作品的敘說，若是經由陸路遊歷東臺灣，那麼千尺斷崖、流水波濤、霞光高照，大概是無可避免的歷險及景觀。

另一方面，東臺灣作為帝國資源開發的寶庫，為殖產興業，也為逐漸增加的人口增添娛樂，前者有名的包括鹽水港拓殖製糖花蓮港支店、臺東製糖株式會社、臺灣銀行臺東支店，甚至有人嘗試種植可可、人工養雞等；後者若從東臺灣宣傳協會於1938年刊載的廣告來看，日治時期不可或缺的咖啡屋、宴會賓客的料亭屋敷、旅遊所需的旅館、醫藥化妝品店、溫泉地等，常民的休憩娛樂，也是東臺灣建設不可或缺之處。有趣的是，其中一則廣告刊出臺東線鐵道，幾座名產叫賣車站的導覽介紹，例如壽驛的名物為壽司，

玉里驛則是便當，日奈敷驛是饅頭，我們或許可以想像，日治時期搭乘臺東線鐵道的旅人，在途經某站時聽到叫賣聲，因而購買名產的那幅剪影吧。

內案驛賣呼線東臺				
瑞 德 驛	白 川 驛	上 大 和 驛	鳳 林 驛	花 蓮 港 驛
臺 東 驛	日 奈 敷 驛	鹿 野 驛	關 山 驛	玉 里 驛

▲《花蓮港廳下官民職員錄》裡的廣告「臺東線呼賣驛案內」，1938年5月。